



法国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莫雷**隆重推荐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PRECEDED BY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WAR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X

圣巴塞洛繆大屠杀

宗教纷争、大国博弈与法兰西王国的衰落

[英] 亨利·怀特 著 邵宏 译

剑桥大学图书馆
哈佛大学图书馆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
永久珍藏

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统治时期宗教战争史的开端
法兰西王国中衰一百年的关键事件
一场宗教纷争引发的大国博弈与霸权争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 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
皇家协会《科学论文索引》督导 | 《地图杂志》文献评论员

亨利·怀特代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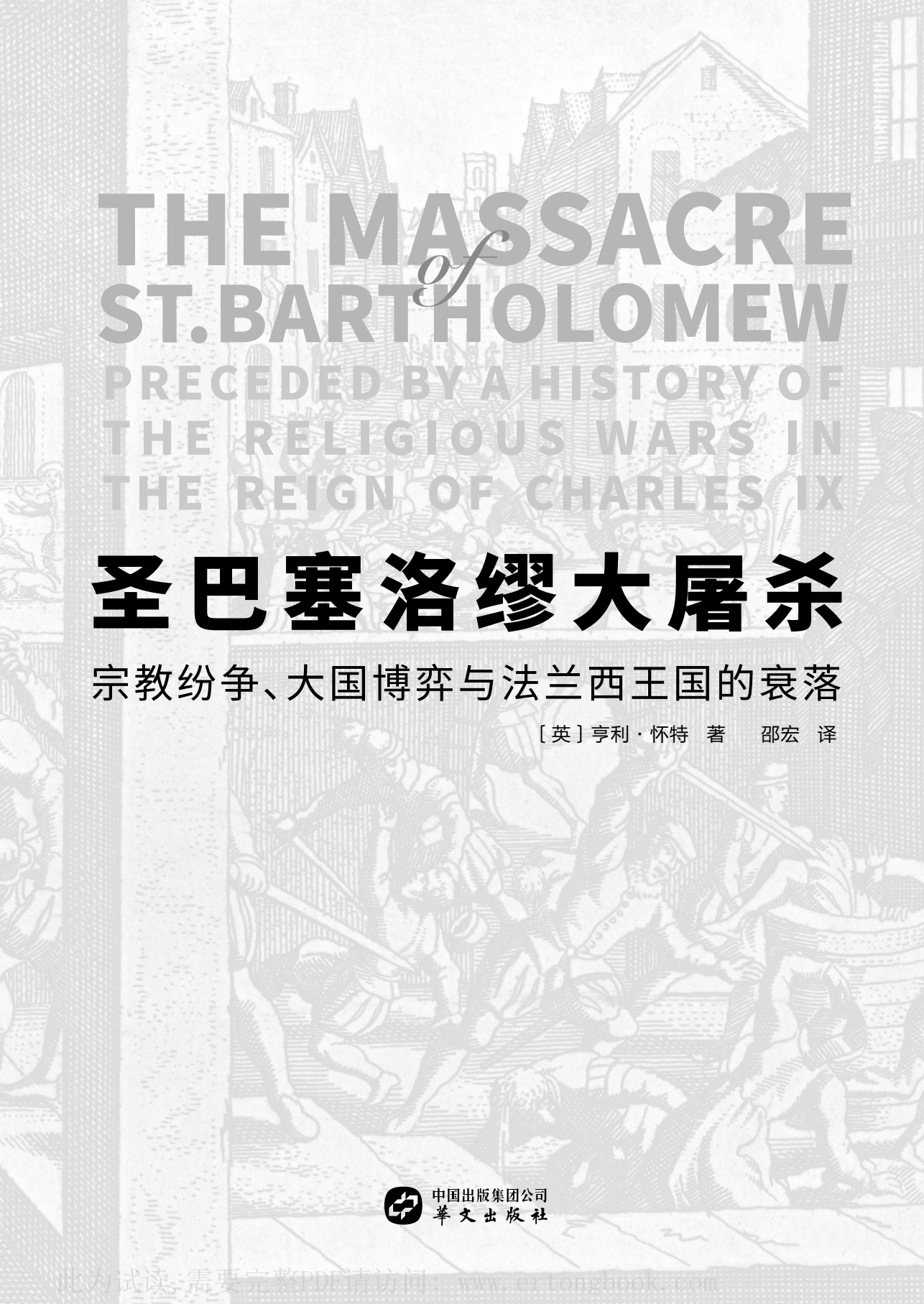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

亨利·怀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皇家协会《科学论文索引》督导，《地图杂志》文献评论员。

译者简介

邵宏，现任教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著作两种，主持或参加课题三项。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PRECEDED BY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WAR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X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

宗教纷争、大国博弈与法兰西王国的衰落

[英] 亨利·怀特 著 邵宏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宗教纷争、大国博弈与法兰西王国的衰落/(英)亨利·怀特著;邵宏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3
(华文全球史)
ISBN 978-7-5075-5435-9

I. ①圣… II. ①亨… ②邵… III. ①宗教改革运动—宗教史—欧洲—中世纪 IV. ①B9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13215号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宗教纷争、大国博弈与法兰西王国的衰落

作者:[英]亨利·怀特

译者:邵宏

选题策划:



插图供应:029-85504182

责任编辑:景洋子 魏丹丹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电话: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12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37

字数:495千字

版次:2021年3月第1版

印次: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435-9

定价:1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关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文明的源流、发展和未来已经成为当下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为了成系统地推出一套强调“史源性”且在现有世界史出版物中具有拾遗补阙价值的作品,我们经过认真论证,推出了“华文全球史”系列,首次出版约一百个品种。

“华文全球史”系列从书目选择到译者的确定,从书稿中图片的采用到人名地名的规范,都有比较严格的遴选规定、编审要求和成稿检查,目的就是要奉献给读者一套具有学术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世界史系列图书。

书目的选择。本系列图书重视世界史学科建设,视角宽阔,层级明晰,数量均衡,有所突出。计划出版的“华文全球史”中,既有通史,也有专题史,还有回忆录,基本上是世界历史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填补了国内同类作品出版的空白。

人名地名规范。本系列图书中人名地名,翻译规范,重视专业性。在人名翻译方面,我们坚持“姓名皆全”的原则,加大考据力度,从而实现了有姓必有名,有名必有姓,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在注释方面,书中既有原书注,完整地保留了原著中的注释;也有译者注,体现了译者的研究性成果。

书中的插图。本系列图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书中都有功能性插图,这些插图全方位、多层次、宽视角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或与事件的场景密切相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人物、地理、民俗、生活等方面的绘画

作品与摄影作品。功能性插图与文字结合，赋予文字视觉的艺术，丰富了文字的内涵。

译者的确定。本系列图书的翻译主要凭借的是一个以大学教师为主的翻译团队，团队中不乏知名教授和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他们治学严谨，译笔优美，为确保质量奉献良多。

“华文全球史”系列作为一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的世界历史丛书，对增加读者的知识，开阅读者的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要看到，一方面很多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不少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这些，我们希望读者不要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而是要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有益的东西。

华文出版社

2019年8月

序言

在接下来的几页序言中，我将会努力概述16世纪后半叶发生的这段历史：一场大动乱摧毁了法兰西并最终导致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圣巴塞洛缪惨案。要想厘清这场大动乱的性质，就必须将瓦卢瓦王朝昂古莱姆旁系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期新教徒的地位状况及随后两位继任国王纳入考虑范围内。激烈的审判过程确定了胡格诺派教徒的罪行，整个国家逐渐分裂成两派。两派水火不容，消灭弱者、胜者为王似乎成为重建统一的法兰西的唯一手段。本书开始的三章必然要揭露占据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对于宗教改革派的残酷迫害。如果读者认为本书的写作是为了重燃宗教纷争，笔者必定痛苦不已。笔者是带着极大的痛苦和遗憾创作这几个章节的，目的是用这些宗教史实来警示后人：历史往往会重演。尽管现在不太可能倒退回残暴的16世纪，尽管社会不再滥用火刑，但私刑和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仍然会扼杀自由讨论、抑制个人自由。除此之外，在监狱、法庭和执法部门等领域，需要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对那些有幸生活在可以光明正大崇拜上帝的时代的人来说，让他们记得为信仰上帝而惨死在火刑柱上的先人们是非常有必要的。牢记先人们在考验之下彰显出来的忍耐和坚韧精神、自我奉献精神、纯真地固守对上帝的承诺精神、坚守良知的精神及忠于职守的精神，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那些为上帝奉献出生命的先人们不遗余力地揭示：迫害是错误的，最终的胜利不属于暂时得逞的迫害者。人类真正的力量在于审慎和远见。然而，这种品质只属

于少数人。如果宗教改革派，这个开明的少数派被驱逐或是被消灭，无知的大众将会迷失方向。时至今日，西班牙和意大利尚未从16世纪自我戕害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如果说法兰西遭受的伤痛轻一点，那是因为迫害没有完全毁掉法兰西的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笔者认真、公正地写作，认真思忖相互矛盾的证据，决不让偏见左右其自身的判断。笔者把握住了写作中的平衡，这超出了写作预期。这么庞大的写作计划，即便笔者出现失误也情有可原。笔者没有像以前的作者那样把道德败坏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和疯疯癫癫的瓦卢瓦王朝的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妖魔化，笔者谨慎地杜绝粉饰以上两位人物。笔者既写了凯瑟琳·德·美第奇和查理九世拥有的许多值得尊敬的品质，也仔细描写了两位获得恶名的经过。在法兰西历史的早期，新信条的追随者们被冷漠地称为清教徒或胡格诺派。这种措辞不完全正确，但优于法兰西异教徒们自称的令人别扭的“改革派”的称呼。新教教徒通常被对手称为加尔文派，笔者一直避免使用该称谓，是因为普通读者往往将其与错误的观点相关联。时至今日，该称谓也往往包含嘲讽的意味。由于无知自满，人们认为加尔文派是冷酷的，认为加尔文派会为烧死迈克尔·塞尔韦图斯提供各种理由。无论加尔文派冷酷与否，都不会为迫害寻找借口。关于迈克尔·塞尔韦图斯，其火刑判决是由德意志和瑞士的清教会通过的，约翰·加尔文也许是唯一一个想方设法拯救这个异教徒生命的人。无论日内瓦的加尔文派犯了多大的错误，约翰·加尔文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法兰西早期一流的散文作家。英格兰人认为英格兰的自由思想受过17世纪反改革派时期约翰·加尔文思想的影响，所以英格兰人从不会鄙视约翰·加尔文的失败。

关于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有两种说法，一些作家认为这是长期预谋的结果。约翰·艾伦在1826年《爱丁堡评论》的第四十四期中巧妙论证过这一观点，即“长期预谋”论已是定论且不容辩驳。其他作家认为，刺杀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失败引发了恐惧和狂热，进而形成合力，意外导致了圣巴塞洛缪

大屠杀。这一说法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如利奥波德·冯·兰克刊印于1836年的《政治历史评论》第二卷和《法兰西史》第一卷；让-巴蒂斯特·开普菲格在《改革史》上的评论；威尔海姆·格特里耶布·索尔丹的《法兰西和巴塞洛缪之夜》；约翰·威尔海姆·鲍姆的《西奥多·贝扎的生活》及阿萨纳斯·劳伦特·查尔斯·科克雷尔发表于1859年的《神学杂志》上的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都支持第二种观点。到目前为止，证明两种观点的新材料已经浮出水面，有些材料将首次在本书中得以揭露。

关于这段历史最有价值的材料莫过于托米·伊比·加查德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通讯录》中刊发的《锡曼卡斯档案》精华内容了。阿尔贝里出版发行的《凯瑟琳·德·美第奇书信》为解开查理九世统治时期的一些不解之谜带来了希望。尽管完全相信以上材料不太明智。但在法兰西历史的研究上，笔者想不出来还有比这套完整的系列书信更有价值的材料了。书信散落于法兰西各地，一些书信刊印在记载法兰西各地历史的资料中。但更多书信，包括那些掌握在阿尔伯马勒街的约翰·穆雷先生手中的书信还是处于不为人知的状态中。令人感兴趣的信息大多数来自阿尔贝里编辑的威尼斯大使们的《凯拉齐奥尼书信集》，或是来自更容易获得的尼科洛·托马西奥和巴舍特的著作中。塞巴斯蒂安·德·奥伯斯皮内、拉·莫特-费内隆、西班牙王国阿拉斯枢机主教安托万·佩勒诺·德·格兰维尔的信及纪尧姆·格伦·范·普林斯特勒出版的《奥兰治-拿骚的梅森档案集》中包含的文献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潜藏在法兰西的英格兰间谍的书信完全被众多作家忽视，但有助于解释1572年安博瓦兹骚乱和被频繁提及的佛兰德斯战争中的几起事件。弗朗西斯·沃尔辛汉姆的信中描述大屠杀的所有文字都遗失了，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尽管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我仍然希望将来可以找到。著名的格兰奇的威廉·柯卡迪爵士在文献部门留有一份有意思的报告，约翰·弗鲁德先生在其最后一本书中引用过该报告。还有两封很特别的当代书信也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一封是西班牙文书信，另一封是德语书信。

笔者亲自或是通过好心的朋友在法兰西各省文献库中广泛检索，这样获得的信息来源已在注释中详尽阐明。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研究结果往往会全盘否定前辈作家们的观点，他们的后继者会不假思索地直接照搬。在法兰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图卢兹和里昂有关的两个史实案例显著相当引人注目。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来自不同途径的文献为本书提供了素材，如勒皮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手稿、鲁昂公共图书馆的手稿、图尔的查理九世的信、里昂的领事法案、图卢兹的领事和议会登记册、卡昂的登记册、第戎的《国王之书》、普罗旺斯市档案馆和洗礼登记处、盖普的领事馆账户。与印刷文本有很大不同，蒙彼利埃、尼姆、格勒诺布尔、克莱蒙特-费朗、巴尤克斯等地的公开文献及雅克·加奇斯未出版的回忆录和拉托米主席的手稿也丰富了信息的来源。在尤金·哈格和埃米尔·哈格两兄弟的《法兰西新教教徒》和《法兰西新教教徒协会公报》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令人称奇和有趣的问题。

读者在本书中很难了解改革派教会的内部发展情况，必须阅读神学历史和研究神学的作家作品以获取这类信息。外行人冒险进入法兰西宗教改革派发展的历史领域很难逃脱无知或是异端邪说的骂名。

001	第 1 章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 (1500 年—1547 年)
035	第 2 章
	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 (1547 年—1559 年)
091	第 3 章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二世的统治 (1559 年—1560 年)
155	第 4 章
	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执政时期的法兰西 (1560 年)
191	第 5 章
	从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执政到普瓦西大屠杀 (1560 年—1562 年)
239	第 6 章
	第一次宗教战争 (1562 年—1563 年)
275	第 7 章
	社会混乱时期 (1562 年—156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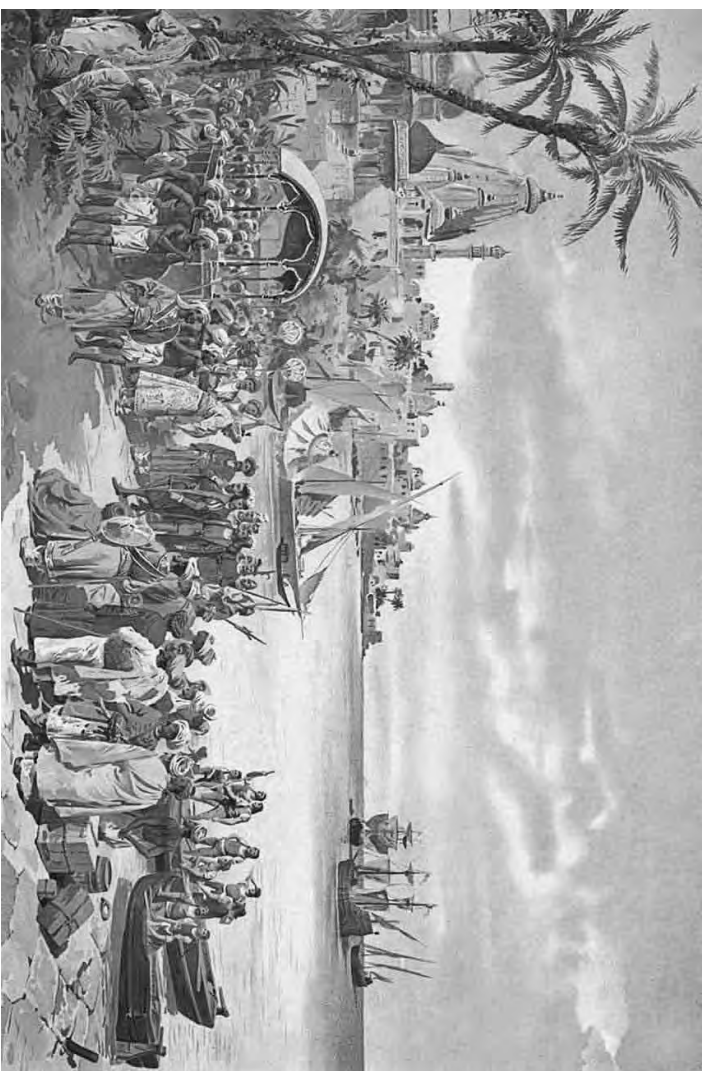
295	第 8 章 巴约讷会谈和第二次宗教战争 (1565 年 6 月—1568 年 3 月)
329	第 9 章 第三次国内战争 (1568 年—1570 年)
367	第 10 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1570 年 8 月—1572 年 8 月)
407	第 11 章 联姻与阴谋 (1572 年 8 月)
433	第 12 章 暗杀 (1572 年 8 月 22 日—1572 年 8 月 24 日)
457	第 13 章 血染的庆典 (1572 年 8 月—1572 年 9 月)
503	第 14 章 各省大屠杀 (1572 年 8 月—1572 年 10 月)
523	第 15 章 结局 (1572 年—1574 年)
537	译名对照表

第1章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 (1500 年—1547 年)

16世纪理应被称作文艺复兴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学术和宗教得以复兴,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的法兰西大地开始出现了新思想,呈现一种新气象,人们纷纷觉醒,不甘心成为供贵族奴役的牲口或是为贵族缴纳税赋的机器。他们打算做一些比伐木工人和运水工人的工作更伟大的事情。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很早就开始酝酿了。如果君士坦丁堡没有衰落,如果东方有识之士没有被驱使前往西方寻求庇护,宗教革命很可能会推迟,但终会到来。就在约翰内斯·古登堡印刷第一页《圣经》时,罗马的神权专制开始动摇。当瓦斯柯·达伽马绕过好望角^①抵达印度时,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凯旋时,世界正处于一个崭新且又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动荡不安和怀疑困惑的情绪弥漫着整个欧洲。修道院里的修士、洞穴里的隐士、城堡里的男爵、法庭里的律师及乡村神父都感受到了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继承王位的王子怀疑教会的权威性,于是将教皇从罗马驱离。当时,智者和学者的攻击使教会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了。弗朗索瓦·拉伯雷愤世嫉俗,利用隐蔽的讽刺手法使神父成为笑料;伊拉斯谟利用伏尔泰式的尖锐的讽刺方式质疑教堂最显而易见的弊病;乌尔利希·冯·胡登在其《默默无闻者的来信》中利用不那么优美但通俗

^① 位于南非西南部开普敦南边的一个海角,因此地风高浪急,也叫风暴之角。——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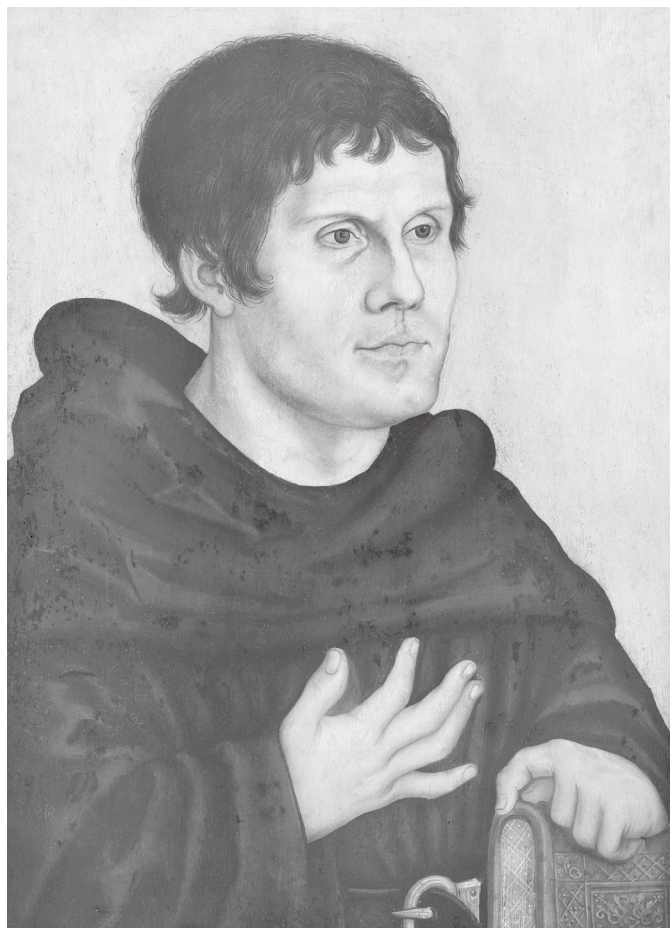


瓦斯柯·达伽马抵达印度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易懂的方式质疑教会弊端。假如16世纪提倡打破旧习的人只是利用辩论和讽刺的手段来抨击神父不检点的生活和勒索百姓的行为，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为法兰西带来变革。教会的教义已经堕落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人们心如死灰，生活一成不变。突然，一些神职人员好像是相互商量好了似的开始在欧洲活跃起来。法兰西的乔治·勒费尔夫、瑞士的胡尔德里奇·祖格尔、英格兰的威廉·廷代尔及德意志的马丁·路德都传授同样的教义。各个国家的宗教改革都会保留教义的总体特征，但会采取独特的改革手段。就在新教教义空白的



马丁·路德



威廉·法雷尔

地方，宗教改革顺势融入了共同的教义特征，并延续发展到现在。假如宗教改革在法兰西没有取得彻底胜利，那是因为改革未能关注到法兰西人的性格。然而，法兰西的宗教改革最终还是获得了本土自然而然的发展。乔治·勒费尔夫及门徒威廉·法雷尔比马丁·路德还早几年宣传“因信称义”的教义，该教义信条是新式教会的基石。

有人仍然认为16世纪浩大的宗教改革没必要进行，声称在宗教戒律方面做出一点点改革就能满足教会需要了，比如虔诚的教皇做出些许妥协即可。但如果宗教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种改革又能持续多久呢？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了许多卓越非凡、不拘小节的教皇毫无作为，在反对派神职人员面前显得极其无能。如果教会可以进行严格的自身改革，那么教会分崩离析的局面绝不会出